

# 错误史观若不改 永远是日本负资产



陈鸿斌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研究所所长

汲取历史教训,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对历史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而日本对战争的反省一直很不到位,虽然也有过道歉的表述,但却很不彻底,很不充分,当然无法让邻国与国际社会满意。

## 对战争性质认识不足

问题首先出在日本对那场侵略战争的认识。日本国内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那场战争虽然有“侵略的一面”,但在当时西方列强环伺之下,那场战争也具有“自卫”的意义,所谓从白人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东亚”,因此日本国内对那场战争的定位就是“大东亚战争”。

关于对战争的道歉问题,日本强调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战争,包括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另外还有持续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但除了意大利曾对利比亚就殖民统治表示过道歉以外,其他一概没有。既然如此又何必始终揪住日本不放呢?

“即便安倍走得那么极端,中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再冷静些?”大江洋平表达了自己的不解。他说,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造成严重伤害,“伤口的确太大,难以愈合……但那是过去的人做的,中韩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原谅日本呢?”(对大江洋平的采访原载于7月29日本报14版)

关于日本的国际形象,佐佐木芳邦说:“就像一个出了监狱的犯人一样,许多亚洲国家的民众还是把日本当成历史的犯人。”日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对佐佐木芳邦的采访原载于7月31日本报18版)

仅以1972年中日建交联合声明中的表述为例,那还是经过极为激烈的外交斗争才得来的。本来时任首相的田中角荣的表述仅是轻描淡写的“添了麻烦”,这一表述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最后采纳的表述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里根本没有提及“侵略”。此后日本政府的所有相关表述,均未超出这一底线。

当时冷战正处于顶点时期,日本迫切需要与中国联手来抗衡苏联的威胁,冷战结束后,日本的这一战略需求不复存在,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也就出现了明显倒退。

长达14年之久的侵略战争,造成了3000万中国人丧生,各种财产损失更是难以数计,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类历史也极为罕见的民族浩劫,但日本却认为这样的“道歉”已很到位了。这本来就无法让中国人民满意,而此后日本政府的许多高官以及右翼势力还不断在这一问题上倒行逆施,开历史倒

车,这更让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义愤填膺。如今的安倍首相第二次上任后,更是变本加厉,一再鼓噪“侵略有各种定义”,想方设法为那场侵略战争开脱。

## 模棱两可玩文字游戏

说到底,要真正在历史问题上得到包括邻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谅解,日本就必须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在道歉问题上有很到位的表述。首先,只是在双边联合声明或公报中表述还不够,应该由日本国会进行正式道歉。

迄今为止,日本众议院仅在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的1995年曾通过一项决议,但该项决议的名称为“以历史为教训,再次下定和平决心”。到底以什么“历史”为教训,语焉不详,这也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文字游戏。就这样一项决议,还是因为当时的首相是社会党领导人村山富市,而包括自民党和其他各党的众议员居然有241人以缺席表示抗议,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在历

史认识问题上的阻力之大。

虽然如今日本经济不佳,但在深层意识中对亚洲的鄙视态度却没有丝毫改变。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后,福泽渝吉就直言不讳地表明要“脱亚入欧,”也就是不屑于与亚洲为伍。在日本泡沫经济处于顶点时,日本一名政论家曾直截了当地表示:“亚洲国家都是垃圾”。以这样的心态,日本怎么可能诚恳地向亚洲邻国谢罪呢?

日本从骨子里不愿承认二战的战败,而代之以模棱两可的所谓“终战”表述。虽然日本在中国战场上遭到了彻底失败,但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日本并不是败给中国,而是败给了美国。况且日本人还有一种潜意识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提供了大量日元贷款(ODA),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道歉,但中国却没有对此表示感谢。

## 媒体“主旋律”反华厌韩

说到日本国民为何不理解中韩等邻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首先

要搞清楚他们接触到的是怎样的资讯。如今在日本书店最显眼的书架上,毫无例外都是“妖魔化”中国和韩国的书籍,那些书名都极为耸人听闻。在媒体报道中,反华厌韩更是早就成了“主旋律”,如果不这么做就没有收视率,没有发行量。《朝日新闻》本来在历史问题上还能说一点真话,但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最近也不得不“缴械”:撤销所有慰安妇问题的报道。这样,日本媒体的立场就“高度一致”了。

实际上,对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不满的远非只是中国和韩国。就在8月6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表示:“日本政府未能全面、公正、永久地解决慰安妇问题,以至慰安妇受害人直至今天仍在遭受人权蹂躏。”美国对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也有批评。去年年底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美国政府前所未有地明确表示“失望”。早在2006年9月,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就表决通过了关于日本在二战时期动员随军慰安妇的决议案,敦促日本政府承认征用慰安妇的责任。另外,美国政府允许韩裔居民在洛杉矶附近的格伦代尔市公园中设立慰安妇铜像,也同样表明了美国政府的态度,这无疑使日本极为纠结。

显而易见,虽然二战已结束近70年了,但未能甩掉这一历史包袱的根本责任在于日本自己,而日本的错误历史观如果不改变,则将永远成为它的一项负资产。

# 日本“第三次转型”发生方向性错误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日本在全球化时代的“身份焦虑”与其社会转型有关,更与其在转型过程中对全球化道路的偏离有关。

## 偏离轨迹突然掉头

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出现过两次全面转型,第一次是明治维新,第二次是战后。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泡沫经济破灭而一蹶不振的日本,又遭遇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的巨无霸经济帝国一下子从辉煌的顶峰跌入到了谷底。正是在这一巨变的历史背景下,日本被迫进入了第三次全面转型期。

如果我们以十年为一个单位来看日本的话,前两个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尽管是失去的两个十年,是跌宕起伏、痛苦艰难的二十年,但从总体上看,日本的转型方向基本还是正确的。

日本以对全球化的自觉与不自觉认同,竭力融入这一决定其生死

“日中关系将往何处去?”在横山宗幸看来,7月初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背后的那个巨大问号,远未消失。这不仅反映在日本民众游行抗议时的那句著名口号“安倍政权,不安倍增”上,也在这个30岁的日本青年心里,生出浓重困惑。

毕业于日本名校,留学英国,到中国上海从事软件开发方面的工作。横山的经历似乎可被视为日本年轻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注解。在他看来,日本在全球化时代的“身份焦虑”愈发鲜明。(对横山宗幸的采访原载于8月7日本报15版)

存亡的时代大潮中,进行着壮士断腕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进入第二个十年后,当伴随着剧烈阵痛的改革进入深水区、逼近社会承受的底线时,日本社会开始显露疲惫,变得极度焦躁不安和恐慌起来,甚至一度渴望和幻想“政治强人”由天而降,催发了“小泉现象”的诞生。

从第三个十年开始,也即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伴随着各种国内外重大因素的出现,日本的转型进程虽未中断,但方向却与原来的轨迹发生了严重偏离,开始突然掉头,朝着另外一个让人感到既熟悉又可怕的方向滑去。

## 日本出现战略误判

2010年是身处转型期的日本突然站到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的茫然一年,日本的第三次转型陷入了停顿和困惑。

“3·11”大地震无疑重创了日本的信心,悲观失望情绪笼罩岛国,而全球化进程的全面受挫,更让不断改革试图自救的日本产生了巨大的战略困惑,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的

战略错觉。一种对全球化的可怕认识开始在日本政坛浮现和蔓延,即认为此轮全球化进程已遭受重挫并趋于终结,世界将无可奈何地再次回到旧式的国家主义大冲突时代,传统的地缘政治会成为主导力量来重新安排世界,历史又将重演。

2009年实现政权更替的民主党,曾在鸠山内阁时期力主全球化和东亚共同体,并批评美国误导和阻碍了全球化进程,但经过菅直人内阁的沉默,再到野田内阁的变调后,全球化与东亚共同体的声音便从日本政坛奇怪地销声匿迹了。日本对世界走势的战略误判悄然形成于民主党执政后期,完成于2012年12月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后安倍的“二度出山”。

## 欲谋地缘冲突红利

2010年后,一股强烈的怀旧般的维新思潮开始在日本迅猛蔓延开来,各种以维新为名的讲座、学习会等大行其道,参与者趋之若鹜,人气爆棚,大阪府知事桥下彻作为日本地方政府的“黑马”腾空而起。

随着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第二次出山”的安倍基于日本政坛的“普遍共识”,对国家发展战略做重大调整,将全球化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原则和主张束之高阁,热衷于新国家主义理念及其追求,试图带领日本重走老路,回到强大的日本。安倍在精心策划一场传统地缘政治的大戏。战略理念层面,习惯性地东西地缘政治冲突视为日本最大的战略机遇。因为120年前那场甲午战争让日本尝到了甜头,今天陷入困境的日本又试图重温旧梦,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战略谋划层面,以美国重返东亚为契机,试图挑起东西之间、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挑起近邻的中国、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和冲突。因为在有着丰富的地缘政治经验和谋略的日本看来,唯有如此才可大大提升和强化日本在西方世界的战略地位,成为西方大棋盘中重要的战略支点,从地缘冲突中攫取巨额的战略红利,再次崛起。在战略操作层面,这一年半,散发着浓烈传统地缘政治气味的安倍

经济学、安倍外交学,甚至安倍军事学这一幕幕大戏的上演,无不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世人惊愕。

## 塑造日本领走新路

可以说,日本的第三次转型出现了严重的方向性错位和迷失,发展轨迹偏离了全球化道路,重蹈起旧式的国家主义的覆辙。如果这一错误的战略方向得不到纠正,日本第三次战略转型很有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最终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安倍的“暴走”并不代表日本的国家总体战略已经最终定型。日本的战略选择更多属于经验导向型,同时也是功利导向型,这一特点决定了日本既容易走老路,也可以走新路,关键是要看哪个最能给日本带来实际的好处。当下的新路,就是要加速全球化进程,要让日本感到走全球化道路比走传统的国家主义道路获利更大,更有利于日本的发展和复兴。

因此,我们要想办法将日本拉回到全球化的进程中,让它的第三次转型成为一次符合全球化时代潮流的正常的转型,而不能让它脱离这一进程习惯性地滑到老路上去。要用再全球化这盘大棋去争取日本,教育日本,并最终达到塑造日本,引领日本走新路的目的。

只有这样,中日才具有进行战略对话的共通平台和基础,中日关系才具有重回战略互惠关系原点的基本时代前提。